

史

記

二三

蘇州府志
卷之三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

八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上蔡屬沛六國時爲楚地故曰楚上蔡也年少時爲

郡小吏

索隱曰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內文書

見吏舍廁中鼠食不

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

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

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

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

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

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

索隱曰言萬乘爭雄之時

存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劉氏云游歷諸侯當覓疆主以事之於文紆迴非也今秦王欲

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

之秋也

正義曰言秋時萬物成熟今爭疆時亦說士成熟時

處卑賤之位而計

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

索隱曰禽

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揚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暇

遊說取榮貴即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彊行也

故詬莫大於卑賤

正義曰呼后反恥辱也

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

世而惡利

正義曰言譏世富貴惡其榮利自託於無爲者非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

自託

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

索隱曰非者譏也所謂處士橫議之時也故斯

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

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
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

索隱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時也劉氏解幾爲彊非也○正義曰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並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成

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

索隱曰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而剪除

故我將說秦以并天下也

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

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
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

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

正義曰秦孝公惠王文武王昭

王孝文王莊襄王

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

王之賢由竈上騷除

徐廣曰騷音掃○索隱曰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掃除竈上之

不淨不足為難也

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

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

正義曰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自山邱

鄒口為渠傍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又曰韓若秦

兵而使水工鄭國間秦作注漑渠令費人工不東伐也

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

言秦主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

於秦耳請一切逐客索隱曰一切猶一例言盡逐之也言切者譬若利刀之割一運斤無

不斷者解漢書者以一切爲權時義亦未爲得也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

書曰正義曰在始皇十年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

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索隱

曰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奚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是也○正義曰新序云百里奚楚宛人仕

於虞虞亡入秦迎蹇叔於宋索隱曰秦紀又云百里奚號五段大夫也

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穆公厚幣迎之以爲上大夫今云於宋未詳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蹇叔岐州人也時遊宋故迎之

於求不豹公孫支於晉索隱曰不豹自晉奔秦左氏傳有明文公孫支所謂子桑

也是秦大夫而云自晉以來亦未見其所出○此五者不正義曰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遊晉後歸秦

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

索隱曰秦本紀穆公

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都言五子之功故云并國二十或易爲十二誤也

孝公

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

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

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

索隱曰案惠王時張儀爲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

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者以儀爲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歸功於相又三川是儀先請伐故也北收

上郡

正義曰惠王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

南取漢中

正義曰惠王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

里包九夷制鄢郢

索隱曰九夷即屬楚之夷也地理志南郡江陵縣云故楚鄢郢都又宜城縣

云故鄢也。正義曰夷謂并巴蜀收上都取漢中伐義渠丹犁是也九夷本東夷九種此言者文體然也東據

成臯之險

正義曰河南府汜水縣也

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

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

侯逐華陽

徐廣曰華一作葉

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

使秦成帝業

索隱曰高誘注淮南云蠶食盡無餘也

此四君者皆以

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

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

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

正義曰昆

國東北四百里其岡出玉

有隨和之寶

正義曰括地志云墳山一名崑山一名斷蛇丘在隨州隨

縣北二十五里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

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丘歲餘蛇循明珠徑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十

和璧始皇以為傳國璽也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

劍見蘇秦傳

乘纖離之馬

徐廣曰纖離蒲稍皆駿馬名○索隱曰徐氏據孫卿子而為說

建

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

鄭玄注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

此數寶者

秦不生一馬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

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

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駛騁不實

外既

索隱曰駛音史騁音提周書曰正北以駛騁為獻廣雅曰馬屬也郭景純注上林賦云生三日而超其母

也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

後宮充下陳

索隱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娛心意說

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

之珥

索隱曰宛音於阮反傳音附即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傳者以璣附着於珥珥者瑱也璣是

李斯傳

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女飾也言女傅之珥以璣爲之並非秦所

有物也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不進於

前而隨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脩使○索隱曰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佳冶

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

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具秦之聲也索隱曰說文云甕沒鈺也

音於貢反正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鈺音甫有反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索隱

曰昭作韶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

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

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

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

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
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
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
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
其德索隱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
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
名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
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
資敵國索隱曰資猶給也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
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
齎盜糧者也索隱曰藉音積夜反齎音子公矣反說
文曰齎持遺也齎或爲資資義亦通夫

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
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
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
客之令復李斯官

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
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

卒

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
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
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
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二十四年置酒
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
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

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索隱曰重音逐始用反重者再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索隱曰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

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
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
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
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
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
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
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
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正義曰六國制令不同今令同之治
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
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

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
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
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
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
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
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
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始皇三十七
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正義曰今沂州丞
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
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

上郡

正義曰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

蒙恬為將少子胡亥

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

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為秦王死發十

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

沙丘

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

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

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輜輳車中

徐廣曰二百官奏事上

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輳車中可諸奏事

文穎曰輜輳車

如今喪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窻牖開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輜輶車也如淳曰輜輶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

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發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

史記音隱宰顯反○索隱曰劉氏音將淺反則譎亦淺義古人語自有重輕所

以文字
有異

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
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
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
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
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
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
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
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
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
後時胡亥旣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

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

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
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
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
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
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
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
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
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
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
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

通侯子孫比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

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

索隱曰斯

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己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

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

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

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

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

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

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

索隱曰水搖者謂水洋而搖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

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

子

正義曰謂廢申生立奚齊也

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

正義曰謂

小白與公子糾

身死為戮紂殺親戚

正義曰謂殺比干囚箕子

不聽諫者

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二者逆天宗廟不與食斯

其猶人哉安足為謀

索隱曰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為逆謀故文安足為

謀也

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

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

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

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

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

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

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劔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

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
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
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
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
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
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
屬吏繫於陽周徐廣曰屬上郡○正義曰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使者還報
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
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
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

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
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
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
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
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
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
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
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
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
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

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
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
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
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
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
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
子十二人慘死咸陽市十公主砒死於杜

史記正義曰砒

音貯格反○索隱曰砒音宅與礫同
古今字異耳礫謂裂其支體而殺之

財物入於縣官相

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
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

衣臣得賜之中既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問諫二世

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

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米掾不

斷徐廣曰米一名櫟一作柞○索隱曰米木名即今之櫟木也茅茨不翦雖逆旅

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染糲之

食索隱曰染音資糲音郎葛反藜藿之羹飯土甌

徐廣曰啜土鉶音刑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徐廣曰穀

音學穀一作穀推也○索隱曰爾雅云穀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若徐氏云一作穀則字宜作較鄒氏音角

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正義曰謂河之決渟

水致之海徐廣曰致一作放而股無肢肢膚脰無毛手足

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

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
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
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
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
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
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
下哉故吾願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
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
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
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

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

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

者也

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

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

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

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

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

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

恣睢

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

命之曰以天

下爲桎梏者

正義曰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爲桎梏於身也

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

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實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

嚴家無格虜者何也

索隱曰格疆悍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

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

者

正義曰棄灰於道者黥也韓子云殷之法棄灰於衢者刑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曰灰棄於衢必燔人必怒怒

則關關則三族雖刑之可也

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

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况有

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

庸人不釋

索隱曰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

則庸人弗釋尋常是也

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

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

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爲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

擊物必轉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搏也

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

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
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
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
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之高百仞
而跛牂牧其上詩云牂羊墳首毛傳曰牝曰牂夫樓季也而難五
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壑之勢
異也索隱曰峭峻也高也音七笑反壑音漸以言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壑則易涉故跛牂牧於
泰山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
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
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

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

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

事哉可不哀邪

索隱曰舍猶廢也止也言爲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爲勤身

苦心爲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邪言其非也

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

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

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

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

聽從之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

主者必將能拂世靡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

索隱曰拂音扶弗反靡音莫何反拂世言與世情乖矣靡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已也故生則有尊

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
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
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
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
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
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
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
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
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
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

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

秋未必盡通諸事

徐廣曰通或宜作照

今坐朝廷譴舉有不

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

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

來有以揆之

徐廣曰揆一作撥也

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

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

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

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

急發繇治阿房宮

索隱曰房音旁一如字

聚狗馬無用之物

臣欲諫爲佞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

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

深宮五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
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
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
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
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
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索隱曰謂以我幼故輕我
也一云固我者以我爲短
小且固陋也
於義爲疎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
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
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
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

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

徐廣曰公一作訟音私

過三川城

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
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
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
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轂抵優
俳之觀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
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
也文穎曰案秦各此樂爲角抵兩兩相當角力
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駟案轂抵即角抵李斯不得
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
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
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

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
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
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
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
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
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
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
安相也

索隱曰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

已下四代至王安其說非也

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

何哉夫高故官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

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
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
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
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
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
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
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
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
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
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

圜圜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
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
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
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
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
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
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
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
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
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

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
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
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
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
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
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
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
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
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建秦地之陝隘
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

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貨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王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

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
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
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
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
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
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
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
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
斯五刑論要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
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

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
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
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
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
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
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
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閭
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
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

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
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
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
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
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
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
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子嬰即位患
○索隱曰劉氏云弟字誤當為孫子嬰女也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官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
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
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

官皆畔不適

徐廣曰適音敵也

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

以組降軹道旁

正義曰軹道在萬年縣東北十六里

沛公因以屬吏

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
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
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
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
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
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
斯之功且與周邵列矣

索隱述贊曰

鼠在所居

人固擇地

斯效智力

功立名遂

置酒咸陽

人臣極位

一夫誑惑

變易神器

國喪身誅

本同末異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李斯傳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

索隱曰驁音敖又鄒氏音五到

反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

驁爲秦將伐韓取城皐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

蒙驁攻趙取二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

十二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

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

典文學

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

始皇二十二年蒙武

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

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

年蒙恬因家世得爲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內

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

狄收河南正義曰謂靈及勝等州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

起臨洮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正義曰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築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

上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

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遼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

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

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

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

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

高昆第數人皆生隱宮

徐廣曰爲宮者。索隱曰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

爲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

其母被刑慘世世

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

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

王今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

官籍帝以高之數於事也

徐廣曰數一作敏

赦之復其

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

正義曰九原郡今勝州連谷縣是

直

抵甘泉

正義曰宮在雍州

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

漸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

行出游會稽並海上

索隱曰並音曰浪反

北走琅邪

索隱曰走音秦走猶

向也鄒氏音趨趨亦向義於字則申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

皇至沙丘崩秘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

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

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

也索隱曰愈一作俞俞即踰也音吏謂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

若誅之胡亥聽而擊蒙毅於代正義曰今代州也因壽山川至代而

繫之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

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

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

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

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

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

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一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索隱曰曲姓宮名今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官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索隱曰蒙毅言已少事始皇順旨蒙恩幸至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以臣不知太

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
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
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
死也爲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
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
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
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
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
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
籍於諸侯

索隱曰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而
劉氏云諸侯比日記其惡於史籍非也

故曰用

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
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殺之二世
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
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于
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
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
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
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
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
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

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
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
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
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
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

索隱曰參謂三卿五即五

大夫欲參伍更議

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

孽臣逆亂

徐廣曰一作辭

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

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

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

索隱曰此故曰者必

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察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也

察

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漸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漸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

瘠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
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
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

蒙氏秦將

內史忠賢

長城首築

萬里安邊

趙高矯制

扶蘇死焉

絕地何罪

勞人是憊

呼天欲訴

三代良然

蒙古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旣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

者大梁人也

索隱曰呂璣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

其少時及魏

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

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名也

謂脫各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

外黃富人

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

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

去抵父客

曰父時故賓客○索隱曰如淳曰抵歸也音丁禮反

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

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

耳

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爲決絕其夫而嫁之張耳

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

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官魏爲外黃令各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

張晏曰苦陘漢

章帝改曰漢昌○索隱曰地理志屬中山○正義曰音邢邢州唐昌縣

富人公乘氏以其

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

兩人相與爲刎頸交

索隱曰崔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頸無悔

秦之滅大

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

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

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

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

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

以自

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咎陳餘陳餘欲起張

耳躡之

徐廣曰一作攝

使受咎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

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

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

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

索隱曰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詐更別

也陳涉起蕘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

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

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

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

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

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
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
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
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
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
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
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
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
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

正義曰解紀賣反言

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

陳涉不聽遂立爲王陳餘乃

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
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
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
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子
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

索隱曰案

酈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熱陽對岸

至諸縣說其豪桀曰

鄧展

曰至河北縣說之

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

北有長城之域南有五嶺之戍

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爲各在交

趾界中也○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便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

外內騷動百姓罷

敝頭會箕歛

漢書音義曰家家戶戶數出穀以箕歛之

以供軍費財匱

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
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
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鬪各報其怨
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
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
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
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
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
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
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

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

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

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

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

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

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

徐廣曰傳音載

公之腹中者

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爲傳

畏秦法耳今

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

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

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

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

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

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
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
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
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

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

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
正義曰戲音義出驪山

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
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
曰陳王起霸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
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晉灼曰介音
夏璜曰方言

云介
特也

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

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
時時間不容息

索隱曰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機之迅速其間不容一喘息頃也

武

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
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
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
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
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
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
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趙發兵西入關張耳陳
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

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
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
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
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騫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
因立廣爲燕王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
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
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
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廝
賤者也公
羊傳曰廝役居養章昭曰析薪爲廝炊食爲養晉灼曰以辭
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

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

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
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
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
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
未知此兩人的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
下趙數十城也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此亦
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
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
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
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

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

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

右挈而責殺王之罪

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滅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

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

邑

索隱曰地理志屬常山

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

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

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

曰良嘗

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

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

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

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
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
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
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
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
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
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
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
義可就功索隱曰案羈旅勢弱難以立功也乃求得趙
歇徐廣曰正月也音烏鑑反立爲趙王居信都徐廣

曰後項封
改曰襄國

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

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
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
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
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
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
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
大怒然陳餘使張騫陳澤正義音釋往讓陳餘曰
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死而公
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

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

正義曰十中冀一兩勝秦陳

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三軍且餘所以
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
委餓虎何益張騫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
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
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騫陳澤先嘗秦軍

索隱曰崔浩云嘗猶

試至皆沒當是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

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
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
河遂破章邯

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

章邯引兵解諸侯軍

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
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
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
趙及問張騫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騫陳澤以
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
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
君之望臣深也

索隱曰望
怨責也

豈以臣爲重去將哉

索隱曰案重訓難
也或云重惜也

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

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
不取反受其咎

索隱曰此
辭出國語

今陳將軍與君印君

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

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

正義曰言陳餘如廁還亦犯望張耳不讓其印

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

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卻

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

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

韋昭曰雅素也索隱曰鄭氏

云雅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爲人所稱譽

人多爲之言項羽

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

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

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

其在南皮

索隱曰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曰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

即以南皮

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

徐廣曰都代縣

張耳

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

王餘獨戾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

乃使夏說說田榮曰

正義曰上說音悅下武銳反

項羽爲天下

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

乃居代願王假呂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

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

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戾無可歸

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

張晏曰漢王爲布衣時嘗從張耳游

而項羽

又疆立我我欲之楚

張晏曰羽旣疆盛又爲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

曰

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索隱曰天官書云齊甘公執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敞七略云公一

德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

至必霸楚雖疆後必屬漢故耳走漢

徐廣曰二漢年十月也

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立張耳謁漢王漢

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

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

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

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

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

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
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
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

陘

徐廣曰三年十月

斬陳餘泚水上

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體反○索隱曰蘇

林音祗晉灼音邱今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爲得郭景純注山海經云泚水出常山中立縣○正義曰在

趙州贊皇縣界

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爲趙王

徐廣

曰四年十一月駟案漢書四年夏

漢五年張耳薨謚爲景王子敖

嗣立爲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

徐廣

曰韞者臂捍也

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

甚慢易之

索隱曰崔浩云屈膝坐其形如箕

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

十餘

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

故張耳客也

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

孟康曰音如潺湲之孱冀州人謂孱弱爲

孱韋昭曰仁謹貌○索隱曰案服虔音鉏閑反弱小貌也小顏音仕連反

說王曰夫天下豪

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

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

索隱曰案小顏云齧指以表至

誠爲其約誓

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

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

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

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

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爲乎

索隱曰漢書作汙蕭該音一故反說

文云汙

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

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

索隱曰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

著人欲爲變也。正義曰柏人故城在邢州栢人縣西北十二里即高祖宿處也

要之置

韋昭曰爲

供置也。索隱曰文潁云置人廁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鑿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廁者置人於復壁中謂之

置廁廁者隱側之廁因以爲言也亦音側

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

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

高怨蒙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

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

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

誰白王不反者乃轅車膠致

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

開送致京師也

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

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

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

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

徐廣曰丁

劣反○索隱曰案掇亦刺也漢書作刺藪張晏云藪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

身無可擊

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

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

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

問之

瓚曰以私情相問

中大夫泄公曰

正義曰泄姓也史有泄私

臣之

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

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篋輿前

徐廣曰篋音輓駟案韋昭曰輿如今

輿牀人輿以行○索隱曰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
糞除也何休注公羊筍音峻筍者竹篋一名編齊魯已此各
爲筍郭璞三蒼
注云篋輿土器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

驪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
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
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
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
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
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

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

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

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

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

乎乃仰絕脰遂死韋昭曰脰咽也。索隱曰蘇林云脰頸大脉也俗所謂胡脉音下郎反蕭

該或音下浪反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

元故封爲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崖浩云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易得

尚于中行王弼亦以尚爲配恐非其義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

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

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張敖

高后六年薨

關中記曰張敖冢在安陵東。正義曰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

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又張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

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

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

索隱曰案謂偃以其母號而封也

元王

弱兄弟少及封張敖他姐子二人壽為樂昌侯

徐廣

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池陽鄉也

後為信都侯高后崩

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

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

續張氏

張敖謚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後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

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

耳陳餘始居約時

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

相然信以死豈顧

問哉

索隱曰葛洪要用字宛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諾者何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

及據國

爭權卒相滅云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

戾也豈非以利哉

索隱曰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天下以市道交君有

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

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

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

張耳陳餘天下豪俊

忘年羈旅刎頸相信

耳圍鉅鹿餘兵不進

張既望深陳乃去印

勢利傾奪隙末成豐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

審陵君

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眞魏後也晉灼云審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

秦

滅魏遷咎爲家人陳勝之起王也

正義我王于放反

咎往

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

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

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爲說也

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

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爲魏

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

爲魏王

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

王於臨濟

正義曰故城在涇州高苑縣北二里本漢縣

魏王乃使周市出

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

索隱曰案項它楚將田巴齊將也○正義它徒多反

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

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

走楚

徐廣曰二年六月

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

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

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

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

正義

曰今

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

正義曰臨晉在

同州朝邑縣界

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

魏豹彭越傳

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
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
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
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索隱曰莊子云
無異騏驎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顏云白駒謂
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若日影過壁隙也
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
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
於河東徐廣曰二年九月也傳詣滎陽以豹國爲郡高祖本紀曰置三郡
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

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

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爲昌國有梁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

十三里

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爲羣盜陳勝項梁之

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旦日出會後期者斬

索隱曰旦日謂明旦之朝日出時也

旦旦日出十餘

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

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

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

沛公之從碭北

正義曰音唐朗反宋州碭山縣

擊昌邑彭越助之

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眾居鉅野

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眾萬

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

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

公角

正義曰蕭縣令楚縣令稱公角名

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

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

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

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
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
兵略定梁地索隱曰擅猶專也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

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

曰滑州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

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

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正義曰睢陽宋州宋城也外黃

在汴州雍丘縣東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皐正義曰河南府汜水是

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正義為于偽反越將

其兵北走穀城正義曰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是漢五年秋項

王之南走陽夏

正義曰夏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

彭越復下昌邑

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

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

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

正義曰固陵名在陳

州宛丘縣西北三十二里

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

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

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

爲魏相國今豹死母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

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

正義

曰從宋州已北至鄆州以西曹濮沐滑並與彭越

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

傳

正義曰從陳潁州北以東亳泗徐淮北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故齊

地舊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

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

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

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

正義曰在亳州也

遂

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

正義曹州

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

陳絺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

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

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

而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
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
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
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

張晏曰扈輒勸
越反不聽而云

反形已具有司非也
瓚曰扈輒勸
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

請論如法上赦以爲

庶人傳處蜀青衣

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瓚曰今漢嘉
是也○索隱曰蘇林云縣名今爲臨

邛璜說
爲是

西至鄭

索隱曰地理志鄭國
京兆○正義曰華州

逢吕后從長安

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爲吕后泣涕自言
無罪願處故昌邑吕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吕
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

正義曰
上雅李

反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吕后乃令其
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關奏請族之上
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

正義

曰三言魏地闊千里如席卷舒

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

徐廣

曰一作啞韓傳亦有喋血語也○索隱曰音喋喋猶踐也然敵踐血而行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

懷畔逆

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
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
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
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

魏咎兄弟 因時而王 豹後屬楚
其國遂亡 仲起昌邑 歸漢外黃
往來聲援 再續軍糧 徵兵不往
蒞醢何傷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魏豹彭越傳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

索隱曰地理志盧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爲六安也布本姓

英國名也咎繇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

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

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即此城又

春秋傳六與莒魯繇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改爲莒也

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

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曰幾一作豈駟謂幾近也○索隱曰臣瓚音機楚漢春秋作

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劉氏音祈祈者語辭也義亦通

人有聞者共俳笑之

索隱曰謂衆共

布已論輸麗

山正義曰言布論決受黥竟麗

麗山之徒數十萬人

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廼率其曹偶亡之江

中為羣盜

索隱曰曹輩也偶類也謂徒之輩類

陳勝之起也布廼見

番君與其眾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

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

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

稽

正義曰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闔閭城中

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

為楚將廼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

以兵屬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

常冠軍項梁至薛

正義曰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

聞陳王定死

廼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

正義

曰南郡當陽縣也

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

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
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范曾爲末將項籍爲
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
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
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
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
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
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

正義

曰新安故城在河南府
澠池縣東二十二里

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

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

破關下軍

索隱曰鄒氏云間音閑閑謂私也今以間音紀莧反間道即他道也猶若反間之義

遂

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

索隱曰案漢書作楚軍前簿簿者國簿

項

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

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

長沙廼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

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

正義曰上丑林反今郴州有義帝冢及祠

漢二

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

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

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

謂讓

漢書音義曰誚責也

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

夏麥齊趙西惠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

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

不利出梁地至虞

正義曰今宋州虞城也

謂左右曰

索隱曰案謂隨何

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

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令之發

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

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廼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

因太宰主之

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曰主舍也○索隱曰太宰掌膳食之官

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

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

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
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
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
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
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
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
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李奇曰板牆
板也築杵也以爲士
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
鋒今廼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
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

王宜騷

音掃

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

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

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

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

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

以不義之名

索隱曰負猶被也以不義被其身

以其背盟約而殺義

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

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

塞

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鄣以徼繞邊陸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

楚人還兵間

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

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廼得用

地○索隱曰案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
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
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
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索隱曰案漢書作罷音皮使楚勝漢則
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
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
萬金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
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
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
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

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
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
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
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
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
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索隱曰構成也可遂殺
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索隱曰走音奏向也布曰如
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
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
邑正義曰宋州陽山縣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

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

至

徐廣曰三年十二月

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

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

又大喜過望

正義曰高祖以布先分爲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

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

於是廼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

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

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

至成皐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

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

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

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

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

索隱曰腐

音輔謂之府腐儒者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也

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

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

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
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
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
兵候伺旁郡警急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
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徐廣曰賁音肥○索隱曰人姓名也姬數
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廼厚餽遺從姬飲醫
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
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
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
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

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
誣之請繫赫使人微一作徵驗淮南王淮南王布

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

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廼赦

賁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奈何

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

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

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

曰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

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

年同耳使
文相避也

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

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

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廼召見問薛公

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

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

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

對曰東取吳

正義曰荆王劉賈都
吳蘇州闔閭城也

西取楚

正義曰楚
王劉交都

徐州
下邳

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

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

敖倉之粟

索隱曰案太康地記云秦建敖倉
於成臯又立庾故亦云敖庾也

塞成臯

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

取下蔡

正義古州來國

歸重於越身歸長沙

正義曰

陛下

安枕而卧漢無事矣

桓譚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爲之上者遠碁

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避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罪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據敖倉此趨避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罪者也○索隱曰晉音烏卦反

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

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

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

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

索隱曰劉氏云薛公

得封千戶蓋
關內侯也

廼立皇子長爲淮南王上遂發兵自

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

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

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讐之東擊荊荆

王劉賈走死富陵

正義曰故城在楚州
盱眙縣東北六十里

盡劫其兵

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

如淳曰地名也○
索隱曰案地理志

臨淮有徐縣僮縣○正義曰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
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爲

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

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爲散地

漢書音義曰
謂散滅之地

○正義曰魏武帝注孫子曰
卒戀土地道近而易敗散

今別爲三彼敗吾三軍餘

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

走遂西與上兵遇斬西會甄

索隱曰上古外反下持瑞反韋昭云斬之鄉名

漢書作薶應劭音保非也○正義曰斬音機沛郡斬城也甄遂瑞反

布兵精甚上廼壁庸

城

地名也

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

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

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

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

徐廣

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駟案晉灼曰芮之孫固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

使人給布僞

與云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

索隱曰番陽鄱縣之鄉

番

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

正義曰英布家在饒州鄱陽縣北百五十二里十三步

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貫赫為期思

侯

正義曰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

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漢書曰將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

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

索隱曰拔

音白昌反疾也

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

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

慘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生患竟以滅國

媚音冒媚

亦妒也○索隱曰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又論衡云妬夫媚婦則媚是妬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為疑貴

赫與其媚妃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妬媚是媚也一云男妬曰媚

索隱述贊曰

黥布傳

九江初筮 當刑而王 既免徒中
聚盜江上 每雄楚卒 頻破秦將
病爲羽疑 歸受漢杖 貴赫見毀
卒致無妄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

正義曰楚州淮陰縣也

始爲布衣

特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

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

又不能

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

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

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曰案楚漢春秋南昌作

新昌亭長者主亭之吏也

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

張晏曰未

起而牀蓐中食

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

絕去信釣於城下

正義曰淮陰城北臨淮水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

諸母漂

韋昭曰以水擊絮爲漂故曰漂母

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

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

丈夫不能自食

正義音寺

吾哀王孫而進食

蘇林曰如言公子也

○索隱曰劉德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云字王孫非也

豈望報乎淮陰屠

中少年有悔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

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徐廣曰袴一作勝勝服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索隱曰勝音枯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爲不通袴下即

勝下也何必須要作勝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

正義倂音北反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

劍從之居戲下

徐廣曰戲一作麾

無所知名項梁敗又

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

王之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

徐廣曰典

客也○索隱曰李奇云
楚官名張晏曰司馬也

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
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
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
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
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
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
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
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
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
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

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
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
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文穎曰事猶業也必
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
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
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
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
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
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
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

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
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
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
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
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
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
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
也項王喑噤叱咤千人皆發

晉灼曰發不收也○索隱曰喑於鳩反惡

烏路反叱昌栗反咤卓嫁反咤或作叱喑惡懷怒

氣叱咤發怒聲孟康曰發伏也張晏曰發偃也

然不能

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

愛言語嘔嘔

音凶于反。○索隱曰嘔音吁嘔嘔猶區區也。漢書作姁姁。鄧展曰姁姁和好貌也。

人

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

刑弊忍不能予

漢書音義曰不忍授

此所謂婦人之仁也

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

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

索隱曰劉氏云用東

此敵無不散敗也

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

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

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賢得脫秦父

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

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

索隱曰案

秋豪秋乃成王逸注楚詞云銳毛爲豪夏落秋生也

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

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

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

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

而定也

索隱曰案說文云檄二尺書也此云傳檄謂爲檄書以責所伐者

於是漢王大

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

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

正義曰漢王從關北出岐州陳倉縣

定三秦

漢二年出關

正義曰出函谷關

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

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

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

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

正義曰兵敗散彭城而却退

塞

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

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

索隱曰今浦津關

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

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

索隱

曰塞音先得反臨晉縣名在河東之東岸對舊關也信乃益為疑兵

漢書音義曰益張旂旗以

疑敵陳船欲渡臨晉

索隱曰劉氏云陳船地名在舊關之西今之朝邑非也案京兆

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陳船者陳列船艘欲渡河也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

渡軍

徐廣曰甌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甌以渡章昭曰以木為器如罌甌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正義

曰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木押罌正

鉦度軍襲安邑臨晉同州東朝邑界夏陽在同州北渭城界

正義曰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

魏王豹驚引兵迎信

信遂虜豹

索隱曰劉氏云夏陽舊無船豹不備之定魏

為河東郡

正義曰理安邑縣故城

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

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

徐廣曰音

余駟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上黨
沾縣有閼與聚閼音曷又音媽與音余又音預沾音他廉反
。正義曰閼與聚城在潞
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

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

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

欲東下井陘擊趙

索隱曰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
山在西又穆天子傳云至于陘山之

隧升于三道
之隘是也

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

兵井陘口

正義曰井陘故關在并州石
艾縣陘東十八里即井陘口號稱二十萬

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

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

索隱曰喋舊音軟
非也案陳湯傳喋

血萬里之外如淳云殺人血
流旁沱也韋昭音徒協反

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

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

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

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師不

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不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

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

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

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

下正義曰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

傳發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

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草音蔽依山自覆蔽○索隱曰案謂令從間道小

路向前望見陳餘軍營即住仍須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也○藏者蓋覆也楚漢春秋作卑山漢書作草說文云草蔽也從

卑竹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

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徐廣曰音食也○索隱曰如淳

曰小飯曰食謂立駐傳食待破趙乃大食也曰今日破趙會食服虔曰立駐傳食食也如

淮陰侯傳

淳曰小飯曰飡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

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

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

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

行出背水陳

正義曰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洄星自并州流入井陘界即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即此水

也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

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

正義曰恒州鹿泉縣即六國時趙壁也

大

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

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

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

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

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
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見漢赤幟而大驚以
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
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
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
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
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
將効首虜索隱曰如淳云効致也晉灼曰
効數也鄭玄注禮効猶呈見也休畢賀因問
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
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

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

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
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
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
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
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
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
而失之軍敗鄢下李奇曰鄢音
臠今高邑是身死泚上今將軍
涉西河索隱曰此之西河當馮翊也。正義曰即同州龍門河從夏陽度者虜魏王禽
夏說閑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
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敢輟

耕釋耒耨衣甘食

索隱曰耨鄒氏音耨美也恐滅亡不

偷苟且也慮不圖久故也漢書作美衣耨食

傾耳以待命者

如淳曰恐滅亡不久故也

若

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竟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

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

魏都賦曰青驛順時劉逵曰驛酒也○索隱曰劉氏依劉

逵作驛酒謂以酒食養兵士也案史記古釋字皆如此豈亦謂以酒食驛兵士故字從酉乎

北首燕路

正義曰首音符向也

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

正義曰咫尺八寸言其簡牘或

長尺也

暴其所長於燕

正義曰暴音僕

燕必不敢不聽從燕

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

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

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

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

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

耳為趙王楚數竒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

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

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苑葉間

正義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

得

黥布走入城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城

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

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

卧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

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

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

文穎

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

信引兵東未渡平原

正義曰懷州有平原津

聞漢

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

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

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

伏軾

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

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

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

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

遂渡河齊已聽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

襲齊歷下軍

徐廣曰齊南歷城縣

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

生賣已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

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

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

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關窮戰其鋒不可當

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

正義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

不如

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
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
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
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
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
與信夾維水陳

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曰維音維地理志維水

出琅邪箕縣東北至昌都入海徐所引蓋據水經與此小不同

韓信乃夜令人爲萬

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

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渡水信使人決雍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也比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

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
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
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

徐廣

曰四年二月

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

人武涉

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

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

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

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

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

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

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

中數矣

正義曰數色更反

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

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

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

三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

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
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
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
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
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
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
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
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
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
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張晏曰背
畔則大貴

韓信曰何謂

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連號壹呼
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還燦至風起當此
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
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
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
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
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
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張晏
曰折衄敗也北奔北敗滎陽傷城臯張晏曰於城臯傷曾遂走
也呂璣曰謂軍折傷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

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
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
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爲漢
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
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
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
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
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

正義曰鄉音向齊國

在東故曰西向也

爲百姓請命

正義曰止楚漢之戰關土卒亡故云請命

則天下風

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

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
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
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
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
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
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
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
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
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
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黻陳澤之事二

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泚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

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
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
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
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
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
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
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
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
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
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

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

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

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

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

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墾爲儋石斗石也蘇林曰

齊人名小墾爲儋石如今受鮐魚石墾不過一二石耳一說一儋與一斛之餘○索隱曰儋音都監反石斗也蘇林解爲

得之鮐音胎

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

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

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

若蜂蠆之致螫

正義音適

騏驥之踟躕

徐廣曰踟一作躑也

不如

驚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

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拍麾也

索隱曰鄒氏吟音巨蔭反又音琴

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

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

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

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

爲巫

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巨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

去詳狂也○索隱曰案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

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

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

齊王軍

徐廣曰以齊爲平原千乘東萊齊郡

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

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

張華曰漂母冢在泗口南岸

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

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

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

徐廣曰東海朐縣有伊廬鄉駟案韋昭曰今中廬縣○索

隱曰徐注出司馬彪郡國志○正義曰括地志云中廬在義清縣北二十里本春秋時廬戎之國也秦謂之伊廬漢爲中廬縣項羽之將鍾離昧家在焉

韋昭及括地志云皆說之也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

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

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
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
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
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
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
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
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
言狡兔死良狗亨

張晏曰狡猶猾○索隱曰吳越春秋
作郊兔戰國策曰東郭逯海內狡兔

也

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

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

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
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
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
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
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
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
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
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
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陳豨拜爲鉅鹿守

徐廣曰表云爲趙
相國將兵守代也

辭於淮陰侯

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
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
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
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
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
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
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
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
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
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

索隱曰案晉灼曰
楚漢春秋云謝公

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愼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

信因欲殺之舍人弟

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吕后吕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絺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吕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正義曰長樂宮懸鍾之室

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

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絺軍來

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吕后曰

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

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

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
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
曰耳之通曰嗟乎冤哉耳也上曰若教韓信反
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
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
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跼之狗吠堯堯非不
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
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
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身之邪高帝曰置之乃
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

君臣一體

自古所難

相國深薦

策拜登壇

沉沙決水

拔幟傳殄

與漢漢重 歸楚楚安 三分不議
偽遊可歎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傳

[General Information]

□□=□□□□□□□ □□ 23
□□

□□=(□□)□□□□

□□=160

□□□=□□□□□

□□□□=1936

SS□=12459902

DX□=000007546057

url=http://book2.d
uxiu.com/search?&c
hannel=search>ag
=&sw=%B0%D9%F1%C4%
B1%BE%B6%FE%CA%AE%
CB%C4%CA%B7++%CA%B
7%BC%C7++23++%C1%D
0%B4%AB&year=§
year=&seb=0&pid=0&
showc=0&fenleiID=&
Pages=1&searchtype
=1